

小红马

(美) 约翰·斯坦贝克 著
李玉东 绘

我要创造一个儿童的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，没有仙子，没有巨人，它的色彩在孩子眼里看得比成人清楚，体会比成人强烈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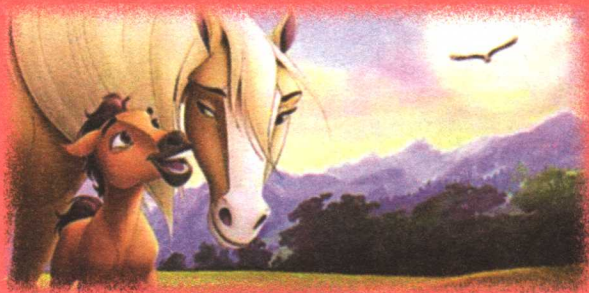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和平出版社

彩绘名著
CAI HUI MING ZHU

人与自然的交响乐章——诺贝尔文学奖名篇

中英文双语阅读

小红马



主编——嘉孚随文学家编辑部
著者——（美）约翰·斯坦贝克
译文——石枚
绘图——邹晗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红马 / (美) 斯坦贝克著; 石枚译. —北京:
中国和平出版社, 2005.1
(人与自然的交响乐章)
ISBN 7-80201-144-2

I. 小… II. ①斯…②石… III. 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作
品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4412 号

小红马

人与自然的交响乐章

嘉孚随文学家编辑部 主编

中国和平出版社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154 号 100009)

电话: 84026171

山东鸿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: 65

ISBN7-80201-144-2/G·089

定价: 180.00 元 (全 10 册)

我要创造一个儿童的世界，在
这个世界里，没有仙子，没有巨
人，它的色彩在孩子眼里看得
比成人清楚，体会比成人强
烈……



画家简介

邹嗒

出生于1982年冬。1998年毕业于交大二附中。2002年毕业于北京艺术设计学院（原工艺美术校）装潢系。现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。

主要作品：

读书期间曾在《诗刊》、《人民文学》、《美文》、《中华锦绣》、《热风》等发表过诗歌或散文。与别人合出过《格调女生》与《校园旁边的树》。

2003年，绘制青春小书《我为赛狂》的插画。

2003年，为《七色光》的《童年的歌》栏目制作flash MTV，《在七色光的世界里》。后在2004年相继制作了《春天在说话》、《葫芦娃》。

2004年，为杂志《新数码》绘制插图。



I、礼物

天亮的时候，贝利·勃克从简易棚出来，在门廊上站了一会儿，抬头看看天色。他是一个小个子，宽肩膀，两条腿向外弯曲，长长的胡子，两只手很宽厚，手掌肌肉发达。他的眼睛是浅灰色的，像在沉思，头戴斯特逊帽^①，从帽子底下伸出来的、银灰色的头发，硬得跟钉子似的。贝利一边站在门廊上，一边还在往他蓝裤子里塞衬衣。他松了松裤带，再把它系紧。从皮带每一个孔旁边磨得发亮的地方看来，贝利这几年来腰肚渐渐粗大了。他观察过天气之后，用食指轮番地揪着一只鼻孔，使劲地擤另一只鼻孔。然后他搓搓手，走到牲口棚里去。他梳一梳两只备鞍的马身上的毛，刷它们的身子，还一直轻轻地同它们说着话，他刚刚梳刷完毕，牧场房子里前三角铁就响了。贝利把刷子和马梳搭在一起，放在栏杆上，过去吃早饭，他的动作不紧不慢，又不耽误时间，他走到房子前面的

① 美国西部牛仔戴的宽边毡帽。斯特逊是帽子制造商的名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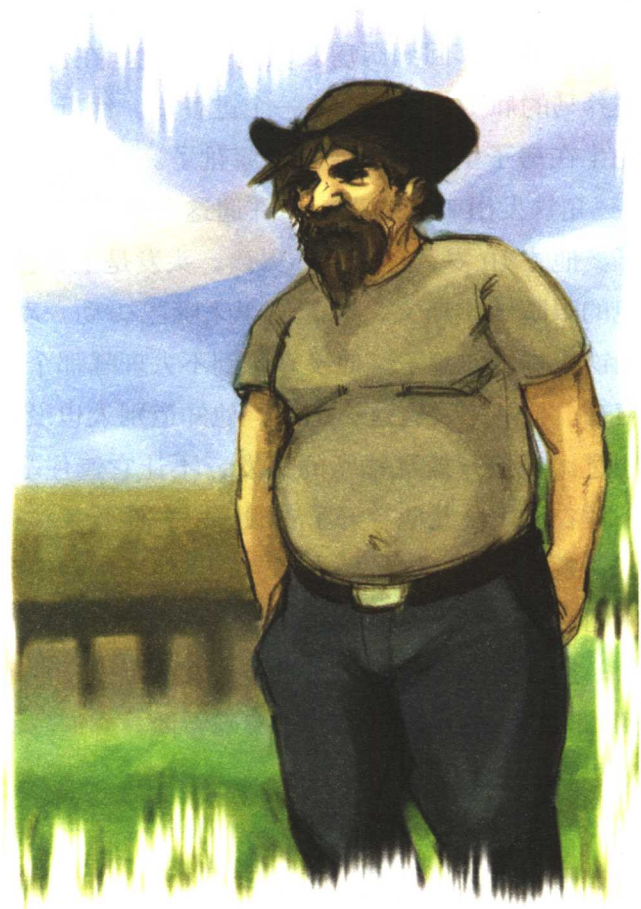
时候，蒂弗林太太还在敲打三角铁。她朝他点了点她那灰头发的头，回到厨房。贝利·勃克坐在台阶上，他是养马的雇工，不适合头一个进餐室。他听见蒂弗林先生在房子里面，正登着脚穿靴子。

三角铁发出刺耳的声响，乔迪这个孩子就行动起来了。他才10岁，是一个小男孩，头发是土黄色的，灰色的眼睛腼腆斯文，想起心思来嘴巴一动一动的。三角铁一响，他醒了。他没有想到不去理睬那个刺耳的声音。他从来没有这么想过，他知道别人也没有这么想过。他撩一撩乱糟糟的头发，不让它遮住眼睛，脱下睡衣。一会儿他穿好了衣服——一件蓝条纹布衬衫，一条工装裤。这是夏末季节，当然不用费心穿鞋的问题。在厨房里，他等他妈妈用完水槽回到炉灶前头去。接着他洗脸；用手指把湿头发往上撩。他离开水槽的时候，他妈妈突然转过身来看他。乔迪感到不好意思，眼睛望着别处。

“我马上要给你理发了，”他妈妈说。“早点放在桌上。去吧，你去了贝利才会进去。”

乔迪在长桌边上坐下，桌子上铺了一块白色的油布，油布洗得有些地方已经露出纤维来了。他们的大盘里放着一排煎鸡蛋。乔迪叉了三个鸡蛋到自己盆里，又取了三厚片煎得很脆的咸猪肉。他小心地刮掉一只蛋黄上的一点血丝。





贝利·勃克用沉重的脚步走了进来。“吃了没有，”
贝利解释道，“这只是公鸡留下的一点痕迹。”

乔迪高大、严峻的父亲这时候走了进来。乔迪从



地板上的声音听出来他是穿着靴子，但乔迪还望了一望桌子底下，看他是不是穿的靴子。他父亲拧掉桌子上的油灯，因为现在窗户上透进早晨的亮光。



乔迪没有问他父亲和贝利·勃克今天骑马到哪里去，他希望他能一起去。他父亲是一个讲规矩的人。乔迪样样听从，不敢提出任何问题。这时卡尔·蒂弗林坐下来，伸手到鸡蛋盘里取鸡蛋。

“牛准备好了吗，贝利？”他问。

“在低栏里呢，”贝利说。“不如我一个人赶它们去吧。”

“你一个人当然行。可是得有个伴儿。另外，你嗓子眼也正有点发干吧。”今天早晨卡尔·蒂弗林心情愉快。

乔迪母亲从门里伸进头来。“卡尔，你看他们什么时间回来？”

“不敢说。我在萨利纳斯得去看几个人。可能得天黑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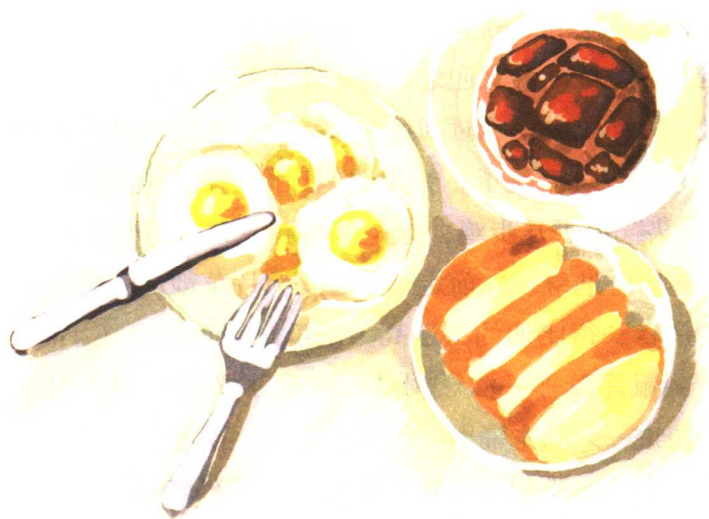
鸡蛋、咖啡和大饼很快就不见了。乔迪跟着这两人走出房子，看着他们骑上马，把6头老奶牛赶出栅栏，开始上山向萨利纳斯方向骑去。他们要把老奶牛卖给杀牛的。

当他们消失在山顶后面的时候，乔迪走上房子后面的小山上。两只狗绕过房角小步跑来，耸起肩膀，高兴得龇牙咧嘴。乔迪拍拍它们的脑袋——一只叫“双树杂种”，尾巴又大又粗，黄色的眼睛；一只叫“摔跟头”，管羊群的，它咬死过一只狼，也叫狼咬掉了



一只耳朵。“摔跟头”那只好耳朵竖得比一般的牧羊狗来得高。贝利·勃克说一只耳朵的狗总是这样。两只狗表示过狂乱的欢迎之后，一本正经地低下鼻子嗅着地，往前跑去，不时回过头来看看乔迪是不是跟着来。它们穿过鸡院子，看见鹌鹑正同鸡在一起吃食。“摔跟头”追了几步鸡，这是练练腿，万一有羊群要它保护。乔迪继续向前走，穿过一大片菜地，那里绿色的庄稼长得比他的头还高。南瓜是绿色的，还小。他走到鼠尾草那一溜矮树丛，凉泉水从管子里流出来，流进一只圆木桶里。他俯下身去，挨近长绿苔的木头边喝水，那里的水味道最好。接着他转过身来；望着牧场，看看缠着红天竺的、白粉刷过的低矮的房子，看看柏树旁边一长溜简易棚，贝利·勃克一个人在里面住。乔迪看得见柏树底下那只大黑锅。猪就在那里烫洗的。太阳现在正爬过山脊，照得房子和牲口棚的白墙闪闪发亮，潮湿的绿草闪出柔和的光。在他后面那些高高的鼠尾草丛中间，鸟儿在地上蹦跳，干燥的树叶发出很大的声音；松鼠山坡上尖声地叫。乔迪沿着牧场的房子一眼望去。他感到空气里有一种不能确定的东西，感到有变化，有所丧失，又有新的、他不熟悉的东西。山坡上两只又大又黑的秃鹫低低地飞向地面，他们的影子又稳又快，在前面掠过。附近有什么动物死了。乔迪知道。可能是一头母牛，也可





能是一只死兔子。秃鹫不会放过任何东西。一切像样的东西都讨厌它们，乔迪也讨厌它们，但是你伤害不了它们，因为它们衔着腐肉飞跑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乔迪逛下山来。两只狗早就离开了他，钻到树丛里干它们自己的事去了。他回到菜园子，停下来用脚跟踩碎一只绿色的甜瓜，可是他心里并不快活。他做了一件坏事，他完全明白。他踢了一些土在踩坏了的瓜上面，把它掩盖起来。

他回到房子里，他妈妈低下头看看他那双粗糙的手，检查他的手指和指甲。把他弄得干干净净去上学



没有什么用处，因为路上会发生很多事情。她看到他手指上黑色的裂缝叹了一口气，接着把书和中饭给他，催他上学去，从家走到学校有一英里路。她注意到，今天早晨他的嘴巴老在动。

乔迪开始上路。他一路上拣小块的白色石英石，塞在衣兜里，还不时用石头扔鸟，扔兔子，因为它们在路上晒太阳晒了这么长的时间。他过了桥，来到十字路口，遇见两个朋友，他们三个一起走，步子大得滑稽可笑，一副傻相。学校开学才两个星期。学生调皮的劲头还没有过去。

下午四点钟，乔迪又站在山顶上，往下望着牧场。他寻找备鞍的马，但马厩是空的。他父亲还没有回来。于是他慢吞吞地做他下午的家务事。他走到牧场房子前面，见他母亲正坐在走廊上补袜子。

“厨房里有你两只面饼圈，”她说道。乔迪溜进厨房，回出来的时候，手里拿着半只圈，那一半已经吃掉了，嘴里塞得满满的。他母亲问他那天学校里学的什么，但他一嘴面饼，含含糊糊说不清。他母亲不去听他，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乔迪，今天晚上你注意把柴禾箱子装满。昨天晚上，你把柴枝放得横七竖八，半箱都没有满。今天把柴禾放平了。还有，乔迪，有几只母鸡藏着蛋呢，怕给狗吃了。你在草地里找一找，看有没有窝。”



乔迪边吃边走了出去，干他的杂事。他撒谷子的时候，看见鹤鹑跑来同鸡一块儿吃。不知什么道理，他父亲很高兴鹤鹑来吃，他从来不许在房子附近打枪，怕鹤鹑吓跑。

乔迪装满木柴箱之后，拿起他那支 0.22 英寸的步枪，走到灌木丛那里的清泉旁边。他又喝了几口泉水，接着拿枪瞄准各种各样的东西，瞄准石头，瞄准树枝上的鸟儿，瞄准柏树底下那只烫猪的大黑锅，但是他没有开枪，因为里面没有子弹，到他 12 岁那年才能有子弹。要是他父亲发现他在朝房子方向瞄准，他会再延迟一年发给他子弹。乔迪记起这一条，就没有再往山下瞄。子弹要等两年才发，这时间够长的了。父亲送他什么东西，几乎都有保留条件，这多少有点影响这些东西的价值。这个规矩倒是好的。

晚上等到天黑他父亲回来时才吃饭。他父亲同贝利·勃克进来的时候，乔迪嗅出他们出气有白兰地的香味。乔迪心里高兴，因为他父亲嘴里一有白兰地的味道，有时候会同他聊天，有时候甚至说说他小时候干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事情。

吃罢晚饭，乔迪坐在炉子旁边，他那双斯文腼腆的眼睛望着墙角，等待他父亲开口讲他肚子里的东西，乔迪知道他有点什么新闻。可是他失望了。他父亲甩手指严肃地指着他。



“你上床去吧，乔迪。早上我有事找你。”

那可不坏。乔迪喜欢派他做事，只要不是老一套的家务活儿。他瞅着地板，想问一个问题，嘴还没有张开就先在动了。“早上我们干什么，杀猪？”，他轻声问遭。

“你不用管了。上床去吧。”

乔迪关上门以后，听见他父亲和贝利·勃克轻轻的笑声，他知道这是在说什么笑话。后来他躺在床上，想分辨清楚那间屋里喃喃的说话声。他听见他父亲分辩道：“可是，鲁丝，我没为他花多少钱。

乔迪听见谷仓那边猫头鹰在追耗子，听见果树的枝桠轻轻地拍打房子。他睡着的时候，一头母牛在咩咩地叫。

早上三角铁敲响的时候，乔迪穿衣服比平时要快。他在厨房里洗脸、往后拢头发的当儿，他母亲不耐烦地说道：“你吃饱了早点再出去。”

他走进餐室，在铺白布的长桌子边上坐下。他从大盘里拿了一张正在冒气的烤饼，放了两个煎鸡蛋在上面，又拿一张饼盖在上面，用叉子把它们压压平。

他父亲和贝利·勃克进来。乔迪从地板的声音听出来，他们两人都穿着平底鞋，但他还是望望桌子底下，看是不是平底鞋。他父亲见天已经亮了，熄掉油



灯。他表情严肃，一丝不苟，可是贝利·勃克连看都不看乔迪一眼。孩子的眼睛里发出胆怯的疑问，贝利却不朝他看，只管在他咖啡里蘸一大片面包。

卡尔·蒂弗林不高兴地说道：“你吃了早饭跟我们来。”

这时，乔迪吃不下早点了，因为他感到大难临头。贝利翘起茶托，喝光溢出在里面的咖啡，在裤子上擦了一擦手，然后他们两人从桌子边上站起来，一起走出去，来到早晨的光亮之中。乔迪稍微拉开一点距离，毕恭毕敬地跟在他们后面。他不去胡思乱想，尽量做到什么都不想。

他母亲喊道：“卡尔！你别耽误他上学。”

他们走过柏树，一条枝干上挂着木制构件，这是杀猪用的；他们又从黑铁锅旁边走过，可见不是杀猪的事儿。太阳照过山冈，树木、房子都投下长长的影子。他们穿过一片茬地，抄近路来到牲口棚。乔迪的父亲解开棚门的搭扣，他们走了进去。他们一路走来都是朝着太阳的方向。对照之下，棚里暗得跟黑夜似的，干草和牲口散发出一股热气。乔迪的父亲朝一间舍栏走去。“这儿来！”他吆喝道。乔迪现在才看得见东西。他朝舍栏里一望，马上退了回来。

舍栏里一只红色的马驹正瞧着他。它的耳朵紧张地向前耸着，眼睛里有一股反叛的神气。它身上的皮

